

《意林小小姐》《知音漫客》《故事林》《城市画报》……

这些或停刊或休刊的杂志里，有你的青春吗？

□记者 翁雨薇

上个月，#知音漫客休刊#登上微博热搜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了网友的讨论，许多网友纷纷发出了“时代的眼泪”“青春结束了”等感慨，表达对《知音漫客》的不舍与怀念。

事实上，他们怀念的不仅仅是《知音漫客》，还有许多此前便宣布休刊的纸质杂志们。在互联网和新媒体还不发达的年代里，手机仅仅只是通信工具，休闲的时候，杂志便成了最好的阅读载体。

纸质杂志陪伴了不少人的青春，而他们，也有幸见证了杂志最耀眼的黄金年代。

杂志名：《知音漫客》

休刊时间：2023年5月

在《知音漫客》休刊的消息传出来后，许多90后、00后的社群里一片感慨。有人说，当年每天攒下一块钱，攒够五天买《知音漫客》，而舟山姑娘陈陈也有着相同的“攒钱买杂志”的经历。

作为一名学生，当然不能正大光明跟爸妈要钱买漫画杂志，这样的权利只属于《新作文》《意林》和《读者》此类杂志。因此，陈陈只能私下里自己掏钱购买。在陈陈看来，青春漫画，无疑夹杂着那时的自己对于美好的幻想与梦。

如果你怀着一个炫酷的武侠梦，你可以找到《斗破苍穹》这样的知音，如果有一个玄幻梦，《斗罗大陆》比较适合你，以及《偷星九月天》《暗夜协奏曲》《星海镖师》等等。在陈陈看来，自己初中时代的2012年至2013年，也是《知音漫客》的主要作品最吸



引人的时候。

对于初中生而言，五元已经算是巨款了，《知音漫客》是周刊，每周发行一本，因此陈陈也做不到期期购买。“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，所以看漫画和小说都是通过实体的书籍，如果你发现班上有谁买

了漫画书，那一定会传遍，我当时记得班上有个画画特别厉害的女生，基本上每更新一本漫画，她都会买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向她借漫画书看，她人也特别好，都会大方地借给我们。”陈陈笑着说，如果这个时候再响起《等你的季节》这首歌的话，那么那时看漫画的感觉就来了。

事实上，陈陈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买《知音漫客》了。“记得每一期都在等《偷星九月天》更新，会攒钱去买单行本，等了好久好久结局，后面好像也不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了。”还有《爱格》《花火》……小时候曾经喜欢的那些杂志和故事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陈陈都不再关注了。

在知道《知音漫客》休刊后，陈陈还在B站上刷到过关于介绍它的视频，看完颇感惋惜。虽然现在在网上也可以看到那些漫画了，但在陈陈看来，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期待：“看完了一章，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看下一章，已没有追更的感觉了。”

杂志名：《城市画报》

休刊时间：2022年12月30日

到了2022年的年末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杨露会在杂志的粉丝群里收到杂志社关于新一年刊物征订的通知，往年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大礼包，这是一件让她感到很开心和期待的事情。

“前一阵看到群里朋友在问，为什么今年征订迟迟不见动静，我并没有在意，心想或许是疫情原因，导致相关工作计划延误。”突如其来的，在去年的12月30日，她收到了官微号的休刊公告。

她告别的杂志叫做《城市画报》，凭借独特的报道视角、感性细腻的文字表达、图重于文的视觉文化特征，1999年改版之后，《城市画报》就一直在城市生活类杂志中一枝独秀。

杨露和《城市画报》的初次邂逅，大概是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，读大学的她在杭州的一个报刊亭发现了《城市画报》，于是开始了十多年的追随。此后，虽然城市里的报刊亭越来越少，但不妨碍杨露到处寻觅每月上新的一期，出差了也会想方设法及时购买，再后来，改成订阅整年的杂志，



生怕错过任何一本。

虽然《城市画报》的大本营在广州，一开始与舟山的联结并不算多，但不妨碍它成为杨露生活里的习惯。“每一期《城市画报》，都有一些新鲜事和新鲜人，各类访谈和故事，好玩的物件和小店，艺文、潮流推送等等，为我打开文艺生活的心门，揭开城市生活的范本，是我生活灵感的来源之一。”杨露感慨地说。

十多年来追随的好物，就这么突然停

刊，着实令人难过。虽然杨露也知道，在当今网络完全渗透的社会，快媒体、融媒体、网络媒体更符合大众偏好、需求和“快消文化”趋势，而纸媒存活的确不易。“我也曾经建议过‘城画’改成半年刊、提高价格，但肯定是难以为继。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，习惯了书香和杂志气味，实在不太喜欢电子杂志。”可到了已经停刊的时候，杨露也只想以最真挚的情感在朋友圈对曾经最爱的杂志说一句，“谢谢你，《城市画报》。”

杂志名：《足球俱乐部》

休刊时间：2019年1月7日

在听说《足球俱乐部》要无限期休刊后，老安特地去买了最后一期，篇首的文章是分析英超半程冠军利物浦。

在老安的印象里，《足球俱乐部》也是自己买的第一份杂志。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几年，舟山足球迅猛发展，不出意料地，老安同样爱上了足球。“每逢杂志见刊的日子，我上学或放学的路上都会故意绕远，就为了去自家门口靠近菜市场的那家书报摊看看。”老安回忆道，“如果这期杂志刚好附赠了我喜欢的球星或球队的海报，那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盘算着如何找我爸要钱买杂志了。”

老安最初买杂志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海报。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买的第一期



杂志封面是萨拉斯，送的海报是齐达内和德约卡夫的合影。其实当时他并不了解这两人在比赛上的精彩表现，海报上的两个人也足够傻气，谁曾想这还是两位世界冠军。

那时候的足球世界实在是太精彩，能买来的每一期《足球俱乐部》，老安都会看上好几遍，海报在家里贴了又撕，撕了又贴。海报上的人物他现在还记得很多，有莱

昂那多、齐达内、西多夫、巴斯滕的单人照，也有耶罗任意球破门的组照。

十几岁的男孩，脑子里的东西有一大半的空间是被足球占据着的。在堆积如山的作业中，老安唯一的希望就是周四周五周六都别下雨，好让他能去操场上踢球。在老安看来，钟立飞写的文章总是很棒，让自己读得很畅快：“我还学着杂志上的‘信虫部落’给国外俱乐部写过两次信呢。”

再往后到了大学，开始经常上网了，杂志就少买了。“坦白地讲，半个月一期海报，以及山寨球星卡对学生的吸引力，已经不及以往了。印象中我买的最后一期貌似还是因为封面是劳尔。”老安感慨地说，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，中国队依然没再进过世界杯，“足球纸质传媒如今就像2019年的劳尔型前锋，依然有味道，但是体格不够了，站不住锋线了，要谢幕了。”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